

怡情
诗笺



挺立世间的 每一个生命 都怀抱着一盏灯火

(一组)

□ 漆宇勤

翠微峰

翠微峰上住着自给自足的人
他们日常劳作满足一日三餐的索取
也在书香氤氲里实现内心的自足

沿着陡峭又狭窄的天梯向高而行
高处有易堂九子,有石上的人名与文气
高处是翠微峰上离天空最近的洁净之风

只有诗意与文章躲得过时代的蹉跎
它们跨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隔阂
不被相互辩驳的嘈杂所淹没蒙蔽

我在远处看着翠微峰也饮着翠微峰的水
相信所有留下印记的山峰都沉重不可移动

红军医院

一百间屋子才够用,才够装下疼痛和咬牙
一百间屋子才够用,才够装下反“围剿”的壮烈

在小布的红军医院不是唯一的收纳伤痛的空间
在战场的前线,在硝烟覆盖的每一处土地
那流血和牺牲的硬汉子,都需要医治和抚慰

记下阵亡,记下负伤与失散,记下九千个人名
也记下总后方医院两千个伤病员不畏死的眼光
创伤密布的红军医院细碎脚步都是紧张的
缺药的医生,绷紧的心有时交给命运有时交给信念
泪流满面的人抢回一条生命便也抢回一个战士

将所有英勇与壮烈故事逐一细读
又在红军医院旧址的角落里看见隐现的遗言:
娘,我痛。我坚持不死掉。
隔着九十五年,我仿佛看见那个中弹的年轻人
我不自觉代替他攥住拳头抓紧布单

灯火的长龙

给每一盏灯取一个名字,给每一种灯取一个名字
桥帮灯,扛灯,板凳龙,草龙,香火龙……
——到后来,元宵的灯火都有名姓,历劫成龙

灯火的集合为正月的村庄点燃夜色也承续民俗
那古老的仪轨在旧时已经固化等待后人解封
春天里苏醒的灯火一盏一盏蜿蜒成龙穿过田野

对这人间有足够的热爱也对这村子有足够的深情
举着灯火的每一人都像在旷野上为祖先照亮
为农耕时代子遗的诗意进行注脚

归乡的人啊,宗祠前点燃灯笼的人啊,请相信
这挺立于世间的每一个生命,都怀抱着一盏灯火
它们的摇曳与闪烁,肃穆又让人吊胆提心

旧址

依旧泛出绯红,仿佛
那个穿旧军装的人还在思考和筹划
那群穿破军装的人还在战斗和冲杀

疼痛的伤口依旧在咬牙等待食盐水消毒
练习标语的战士依旧写不齐整七个汉字
旧址和旧址群都曾拓印深沉的岁月
都曾记录一长段时间的心跳和体温

在宁都,在小布,在群山包围处
种地的人和拼命的人相互温暖相互保卫
那是九十多年前的事,却不用依靠靠古史
旧址里坐卧行走过的每个人和每段事
都在到赣南读历史的人心头鲜活地活着

(压题图为翠微峰,廖建生摄)



第 2343 期
邮箱:cuilan1972@sina.com
电话:0791-86849202

乡风民韵

老马不老,她是多年的妇女主任。驻村时我俩分成一组,算工作搭档,此后我成她家常客。

老马短发,四方脸,男相,眉眼看着憨,脾性绝对属于烈马。出门办事风风火火,关心或者劝慰的话,她说出来响声响气,竹筒倒豆子似的,又快又精实。同她登门上户搞检查,一条坑门都有回声。

她帮村民调解矛盾,脖子一昂,手指掰开合上,数出一二三四五六条,矛盾双方马上偃旗息鼓,要不是她爽朗的笑在话语间隙插播,外人以为她也参与争吵。

白竹塘的打工妹子带回一个英俊后生。老马看到了,用客家话大声说:妹子,你眼睛抹了木梓油,你挑的这个后生,蛮好!妹子羞得没处躲。

她在村部做工作,三下五除二,下厨房做菜,也是手起刀落。

我和老马的电动车上,轮流载着白马。白马是我们忠实的工作伴侣。老马爱白马。一出门就吆喝,白马,跟妈走!白马便从二楼窜下来。我吆喝,白马,归喽!白马便叼住我的手提包驮了上来。有时候共一部车,我绕过老马的腰,揉捏白马脖颈的皮毛,白马迎风眯眼,昏昏欲睡。检查组来了,我们一路陪同,老马带白马在前头引路,我停下介绍情况时,白马老窜回来磨蹭我。下午要找干部谈话,我拿着小本子等着谈,领导说你就不必谈了,村里的田园大跟你都很熟,老马站在贡水边上呵呵笑。

赣鄱风采

初识萍乡

□ 李 晔

吃辣宜在冬天,郁结不散的寒气被辣椒逼出来;吃辣也宜在盛夏,一潭死水的湿气被逼出体外,都是酣畅淋漓的时刻,因走的都是极端。

在萍乡,要吃的是一道名菜,莲花血鸭。

血鸭在湖南的永州也做,但和萍乡不同,永州的血鸭我没吃过正宗,因没去过永州。但莲花的血鸭却吃了好几顿,酒店里的,饭馆里的,还有一顿来自现场的炒制,只做一个菜,就是血鸭。

大锅已早早在场地里布置好,一应的佐料也齐全,没有特别花哨的东西,无非普通的油盐酱醋。血鸭的鸭子选的是子鸭,为了省去过程,已切得细碎,盛了满满一盆。据说莲花血鸭要碎如黄豆才好,越小越入味。辣椒自然少不了的,看上去都是红辣椒,却有两种,因这菜不仅是辣口,它还要体现独有的鲜香,以及色泽,那色就来自于血了。

厨师是有来头的。我们一众围观,大火就烧起来,烧得锅里没有一丝水汽,几要通红。冷油下锅,先把鸭块大小的姜粒放下去,滋啦一声,热油爆起来,姜粒焦黄后,鸭肉下锅,编的过程是考验眼力的时候,鸭肉带水,要编到微干,佐以米酒一喷(当地称冬酒的),酒香立即扶摇而上。而香气的全面爆发,是辣椒加入之后,大锅猛火的锅气完全出来,加上辣椒的刺激,十米以内无不让人喷嚏,这又是中国菜独有的杀伤力,谓之油烟,在这里,油烟也可以袭人的。鸭血最后放入,一转勺,颜色立转,变为酱色,血汁附着在肉粒上,像裹了一层浆,有厚度的。如此,一道血鸭才真正做得。

一勺血鸭下去,可以塞下两碗米饭。

辣椒是一种霹雳,萍乡还有一种霹雳,烟花。

来之前以为只有浏阳是烟花的大宗产地,来了萍乡才知道,萍乡也是大产地。其间有什么关联吗?难道只有吃辣的地方才盛产烟花?好像有点附会了,但又好像有些道理。

在萍乡看了一场烟火表演,夜空里绽放着绚丽的烟火,造型各异,如昙花般瞬间陨落。这才感叹,最美的事物如烟火如惊鸿如水袖甩出的一刻,都有一种即开即灭的决绝,真如梦幻泡影。中国雅文化里最讲究这样的片刻,譬如临去秋波那一转,顿悟可不就是瞬息的事?

烟火的美,在不可追回。

萍乡还有名山,武功山。

武功山亦有一种隐的意味,中国名山多不胜数,武功山却被《中国国家地理》评为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,说起来跟开玩笑似的,却不是,是认真的。武功山又于十名中位列第二,想必是有道理的。

到得武功山山门,需要狠狠仰头才能望见山巅,有一种名山的气质就是决然的高拔,就是超出左近的山体,成为独秀的存在。武功山体量极大,气势极雄,是罗霄山脉的北支。

武功山在寒冬时候依然人流不息,许多人仍背着背包,手里抓着徒步的手杖,面孔年轻如山峰的峭壁。这时我才猛然惊觉,原来车站里的一幕,见到的那些年轻人,就是来这里的,他们目的明确,就是登山。

上到武功山顶,天空放晴,望出去极阔,人却突然安静下来,听到风过的声音,吹在山巅离离的草上一派起伏,如波如涛,这大海的景象也被借到了山上,更有古旧的意味,想起林冲的夜奔。武功山是可以夜爬的山,甚至是一大特色,爬上去,可看日出与云海。

我起得晚了,到得山上,日头已中天。这一刻,想起我的那位朋友,罗霄山,想起他的诗歌《孤独的夜行人》。

一个愿意在夜晚出发的人,
要允许他拥有选择岔道的自由——
我们的黑暗成为别人的光明。
某些时刻,真理只在少数人手中。
允许夜行人打着响指,吹起口哨,
穿行于鬼影幢幢的埡口。他一直
从未回头,毫无眷恋之情,不曾
担心,他就要离开我们的视线。
除了他的火把,他不信任任何光。
他走在崎岖的山路上,进入冥想的
康庄大道。我们不理解他,是不是因为
从未被召唤,或者失去感受召唤的能力。
我们随着人流走得太远,人群越拥挤,
喧嚣,我们越是比夜行人更加孤独。
因为这首诗,我怀疑这位朋友悄悄地来过这里。

装了香烛。

在江边烧完一炷香,她拉了缆绳,一跃上去了,我紧了紧救生衣,试探着跟上船。老马在船上摇桨,慢悠悠说起一个孩子。孩子是下游的渡船带回来的,到贡水时,还是个刚满月的婴儿,婴儿裹一截军用毯,静静趴在一个长衫男人的臂弯里。船工从长衫男子手中接过孩子时,襁褓里有一点碎银、一条红背带、一件破棉袄。那婴儿后来成了老马母亲,在贡水边生了7个孩子。

原来江河渡船,也渡人。老马来江上烧香,是来祭奠地下的老母。

夜色拢上来,江水哗啦啦流,水和夜融合,我有点害怕,悄悄靠近老马。这是老马的江河,老马的渡船。

我想起老马柴火间那艘老渡船,如今放着杂物。她每隔一段时间都在船肚处,小心捣鼓,抹灰,上一遍清水漆。当年,她夫妻俩撑着那艘船,一个锚,一条缆绳,一架竹篙,点着一咕嘟一咕嘟的水浪,养活一家人。

如今,老马上岸了,但贡江水照样养育着老小。老马回村当了干部,她的男人辗转于贡江上,开工程船,修桥,筑路,运输……这条江让两岸的许多男人,离开了贫瘠的土地,让许多女人直起腰杆。

老马唱了一首船歌,野性有味,元气饱满。为了让老马再唱一曲,我啪啪鼓掌,老马提嗓子:“晚霞映红于都河,渡口有一支难忘的歌,唱的是咱长征源,当年送走我的红军哥哥,红军哥哥……”

都市笔记

走进蛤蟆山村

□ 何智勇

蛤蟆山村离我家不远,徒步仅需10分钟左右。听说这个昔日有名的“脏乱差”城中村近两年变化很大,心生好奇,寻机到村中溜达溜达。

蛤蟆山村地处美丽的仰天岗脚下、城北闹市中心,是新余市的一个城中村。

走进蛤蟆山村,但见这里有好几个由猪圈或破旧老房子改造而成的精致小院,比如以茶会友的“猪圈小院”“悦泡潮饮”等,皆独具匠心。“猪圈小院”主人告诉我,之所以取这么个土得冒烟的名字,一则是尊重事实,二则也是为了留下一点小小的乡愁记忆。

走着走着,忽闻熟悉的《乌兰巴托的夜》旋律。但见“闲享小院”一角,一名中年女性正用双手轻叩手碟,七八名听众围坐在一旁,听得如痴如醉。闲享小院,顾名思义就是闲暇时光,静心减压,静享生活。

初夏的蛤蟆山村,是果树的海洋,枇杷树、拐枣树、柿子树、李树……拐枣树是蛤蟆山村颇为吸引眼球的一种果树,因其枝果曲折形态而得名,常被喻为“自然的蜜饯”或“醉果”,可生食,亦可泡酒或加工成糖浆,全村现存56棵。村头那个由猪圈改造而成的“人文艺术茶馆”,就在该村三棵最高最大的拐枣树下。村里枇杷树也多。你瞧,硕果累累缀满枝头,再过半个月就可以吃上清甜多汁、略带酸味的枇杷果了。“如一书屋”院落独占九棵枇杷树,令人艳羡。书屋每天15时至21时免费开放,周周都有读书分享会,月月都有亲子、音乐等各种沙龙活动,人们在这里探讨家庭教育、女性成长,交流读书学习心得,畅谈奋斗的目的和人生的意义,别有一番书香韵味。

“成为光而不是被照亮。”这里还有为你量身订制的花园自习室,只需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,你便可进入一个静谧的空间,捎一部经典名著在这里读个半天,或在这里备战中考高考公考等各种考试,绝对不用担心有人会打扰。

当然,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生活、喜爱运动的健身达人,尽可以走进健身工作室锻炼肌肉、挥洒汗水,因为这里有专业的健身教练为你服务。

蛤蟆山村西北面、靠近祖山旁有一棵古樟树,据说有600多年历史,树身需6个成年人才能合抱。身处城区闹市,坐拥这么一棵古樟树,无异于拥有一宝。上世纪80年代,古樟树主干因遭雷击而被“开膛破肚”,成了空心树,可那参天巨伞般的树冠却依然枝繁叶茂,一阵清风吹来,层层叠叠的绿叶翻起银浪。夕阳下,一对年轻的小情侣在古樟树下荡秋千,甚是惬意!

两年前,蛤蟆山村还是远近闻名的“脏乱差”空心村,村内土坯房、砖木房多年没人居住打理,明沟、水渠随处可见,污水横流,与周边繁华的都市小区形成强烈反差。

谈到村子的变化,老村支书彭九根感慨:“这两年,村里大力推进‘小微项目’‘美丽乡村’建设,村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因为地段好,租金低廉,40余家文化创意企业已签约入驻运营,村子的发展会越来越好。”

不觉间,暮色已悄然降临。当霓虹灯在林立的高楼间流淌之时,蛤蟆村也亮起暖黄的灯笼。枇杷的香甜与书页的油墨仍在鼻尖萦绕。这个曾险些被时代巨轮抛下的村庄,如今将沧桑化作养分,在破旧立新的土壤里吐露芬芳。